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⑭
主編 張曼濤

宋遼金元篇（下）

（中國佛教史專集之五）

大乘文化出版社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⑭
主編 張曼濤

宋遼金元篇 (下)

(中國佛教史專集之五)

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現代佛敎學術叢刊⑭

第二輯四

宋遼金元篇（下）

（中國佛敎史專集之五）

全書（壹佰冊）定價：新台幣三萬六千元

編輯者：現代佛敎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

督印：現代佛敎學術叢刊督印委員會

主編：張曼濤

出版者：大乘文化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慶城街十八號

台北市郵政信箱五八〇八三號

電話：七八一三二八三

郵政劃撥：台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四一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污損及裝訂錯誤者請寄回詳換。

編輯旨趣

一、上冊宋遼金元篇，共選有關佛史文字四篇，實際上都是以宋代佛教為主。每篇文字都相當長，特別是兩宋度牒考，占全書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這篇文章，幾乎可單獨成一鉅厚的書冊，添上另外三篇，也只能說是宋代佛教的研究論集，與遼金元扯不上任何關係；但與本（下）冊合起來看，却成爲了一組有關連的單元。因爲本（下）冊承繼了宋代佛教直到元代蒙古的佛教信仰的論述，由宋到元，貫穿了四百多年的佛教史述。所以要真正說到「宋遼金元篇」的佛教史，本（下）冊益形重要。雖然它不是一本通論性的斷代專述，但每篇專題都指出了一個斷代的特徵。特別是契丹與遼金佛教各篇，在我國目前學界治遼元史甚少的情況下，更顯得非常可貴。

二、本（下）冊共收宋遼金元有關論述十篇。趙宋以後的佛教宗派，與（上）冊宋代的佛教合起來看，正好是對宋代佛教的宗派問題，做一個完整的介紹。從「契丹佛教發展考」，到「金上京城佛寺考」，可說是此一方面的特別專題，深入獨到，對研究遼金佛教史者提供了最寶貴的參考。其中「遼金佛教之二重體制與漢族文化」則出自一位韓國學者之手，在韓國學者中研究此類專

題者，今日亦不甚多。希望本書之出，能引起國內學界之重視，今後有更多更佳有關遼金佛教的著述出現，使此一方面的研究，日益充實；則整個中國佛教史的研究，庶幾不致遺下缺憾。

三、關於元代佛教之研究，在情理上應該不比此遼金佛教爲少，然在我們搜集資料過程中，盡了極大的努力，亦未能獲得較多的篇幅。這證明我們學者（包括教界）不僅對遼金佛教疏忽了，對元代佛教更加疏忽了。從元世祖景定一年（一二六〇）到元順帝至正廿七年（一三六七）至少亦可說成一個世紀的異族統治時代。在這一整個世紀中，佛教究竟有過些什麼活動，對異族的統治者起過什麼反應，應該有不少記錄的，然到今天還無人作一史實的探討，整個一世紀的佛教，就像湮沒了一樣，這實在是史學界和佛教界一個失責的現象，儘管在佛教界本身不振，但元朝的信奉宗教，並未脫離佛教的範圍。有帝王擁護下的宗教，即使是異族，亦必有其特別的表現；人物儘管不振，一百年中，亦總該有少許人物的突出，然而我們却很少發現對此一代佛教人物的論述，此一原因何在？亦誠難以得解。本冊中只收到中野美代子的「帝師八思巴行狀校證」，和札奇斯欽的「元世蒙古可汗們何以信仰了吐番的佛教」，僅僅只能說是一世紀中的最少的一點點滴而已。今後如何起步，還有待學界對此一代佛教的重新估量和認識才可。

四、「元世蒙古可汗們何以信仰了吐番的佛教」，原題缺「元世」二字，但爲一目瞭然起見，編者特爲加上「元世」二字，以表醒目，並藉籍符合本書之題意。

宋遼金元篇（下）目錄

趙宋以後的佛教宗派	山內晉卿著	一
契丹佛教發展考	韓道誠	四五
遼朝佛教研究	李家祺	八五
遼朝寺廟分佈研究	李家祺	一〇三
遼金佛教之二重體制與漢族文化	李龍範	一二一
今存遼文獻中有關佛教史料之研究	王吉林	一四一
遼上京城以南伊克山之遼代佛刹	烏居龍藏	二〇一
金上京城佛寺考	烏居龍藏	三〇七
帝師八思巴行狀校證	中野美代子	三三七
元世蒙古可汗們何以信仰了土著的佛教	札奇斯欽	三六九

趙宋以後的佛教宗派

山內晉卿著
傳戒譯

一、序論

吾人如欲考察趙宋以後的佛教宗派，則當先敘述中國佛教的時代區劃和各宗派的意義。今先敘中國佛教史的時期。

中國文化以秦漢之際爲第一次大變局，唐宋之際爲第二次大轉捩。佛教在東漢初年方傳入中土，故與中國文化的第一次大變局毫不相涉。唐代會昌的法難，爲區劃中國佛教全史爲前後二大時期的境界線。會昌以後，在教界中，以禪宗的氣燄最盛，大有睥睨一切之概，故又可稱之爲宗門時代，於是教門時代一名詞乃加之於前期。在前期中，印度佛教之中國化尚未盡，而後期中的佛教，則完全中國化了。

前後二期的區別，除前所述者外，尙有其他。前期中在鳩摩羅什入關以前，以翻譯教典爲主
趙宋以後的佛教宗派

要事業，故又可以名第一期爲翻譯期。鳩摩羅什入關以後，講述之風漸盛，而與翻譯並重，故又可名第二期爲講述期。隋初天台宗崛起，因翻譯講述的並重，乃有宗派分裂的形勢。此又可名爲第三立宗期。在後期之中，承唐代會昌最慘烈的法難以後，加之宋初的戰亂相繼，佛像塔廟的荒廢，姑置不論。教典之內，僅三藏聖教得以保存。其他若六朝、隋、唐諸家宗祖的章疏，大半散佚。禪宗乃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爲標榜，故能占教界的獨一無二之威權。五家（臨濟、潯仰、曹洞、雲門、法眼）七宗（五家之外加楊岐、黃龍二派）並鑣俱馳。此爲後期宗門時代的第一孤行期。宋初，偶得完備的天台章疏，四明因以中興。宗門之外，隱然發現一敵國，此則轉入第二對峙期。元明以降，教界的大師漸少，宗、教兩方很有互相依賴的傾向，淨土乃介於其間作緩衝地。當時外界有儒、釋、道三教一致的議論，內部也有教、禪、淨融合的形勢，是爲第三大同期。

次述宗派。隋唐時代中，關於宗派的本質，在教相觀心及安心二門以外，或又加法相一門，以三門分解，此卽宗教所認爲三藏聖教中特殊的經論。又從律中標榜自家，而自飾以「依教分宗」。更將自己的主張，極力申揚以批判全聖教，則自謂「依宗別教」。其實如三論宗之一切經，與法相宗的一切經，如室內置燈，不以一多而影有異合的？

系譜的斷續，祖釋的存佚，爲宗派中的兩要件。今將後者存而不論。禪宗視系譜的斷續尤爲緊要，因提撕證悟，必須要有師祖的陶鑄。故彼等主張自釋尊至今，印度、中國、日本皆係同一

系譜。三論、法相卽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觀、瑜伽二大顯流，其法系不多。羅什、玄奘輸入中國，三傳而至日本，其系譜頗爲顯然。成實、俱舍與三論、法相一同傳入日本。故俱舍、成實實爲三論、法相之附屬傳承，律起於中國，傳入日本後，其法系依然整齊。華嚴、天台也是起於中國，再傳至日本，法系沒有亂。惟華嚴在中國於趙宋以後曾一度衰絕，後又續興。天台在日本，與律、禪、密共傳。密卽眞言。在印度，中國有胎、金兩別系，日本空海和尙卽併合事相教相而爲一。涅槃、地論、攝論三宗，在中國發生很早。及天台、華嚴、法相勃興，乃次第被併合。淨土之在中國，法系不一準。日本的源空，遙遙私淑善導而獨立一宗。以上所舉，有禪、三論、法相、成實、俱舍、律、華嚴、天台、眞言、涅槃、地論、攝論、淨土等十三宗。除成實、俱舍、涅槃、地論、攝論五宗併合於他宗者外，共八宗，其他全然在日本所興起的新宗派，不贅。

系譜的承繼，也可分爲三種。一、師資直接相承而其系譜自然成立。二、立宗以後，然後上溯宗祖而尋其自家法門的淵源以定系譜。三、宗祖以後，法系一度告絕，復又繼起，惟系譜之相系，固須考訂祖釋以敘系譜。然祖釋之地位亦有因其宗之再興而失其純粹者，日本之淨土宗卽有此現象。此外又有冒立宗名，附會祖釋以立系譜者，駁雜混淆，勢所不免，趙宋以後之宗派多屬之。

由此觀之，會昌法難，固爲人事，而祖釋大半因以湮滅，此實宗教的生命之一大危害。彼惹

嶺之險，東海之波，猶不足以與此相比擬哩。

二、宗派之名稱

由十三宗而合併爲八宗的略史，在上面簡單地介紹過了。此等宗派皆屬於講述、立宗兩期，此則世人都所周知者。

趙宋以後的宗派，散見於諸書者，亦約略可數。宋末志磐的佛祖統記，在志類中，有淨土立教志與諸宗立教志二志。前者之內，題蓮社七祖之名，慧遠、善導、承遠、法照、少康、延壽、省常七人。其中最後二人，屬於宋代，其他若蓮社十八賢，及往生的高僧、高尼的傳也附入後者之內。第一，禪宗所舉，自初祖達磨以下至慧能六祖。第二，賢首宗教則舉杜順、智儼、賢首、清涼、宗密五祖。及宋代的長水、淨源、義和，唐之李通玄的三僧一居士亦附入。第三，慈恩宗教，舉戒賢、玄奘、慈恩三祖。第四，瑜伽密教，金剛智、不空、慧朗三祖與善無畏、一行。第五，南山律學、舉曇無德、曇摩迦羅、法聰、道覆、慧光、道雲、道洪、智首、道宣九祖。及宋代的允堪、元照二僧。以上五宗概括爲禪宗、宗教、律學三類，爲後世教禪律分類的先驅。五宗之外，又加淨土及天台。即當時教界所稱的七宗，此以天台爲本位的志磐的宗派觀也。

元初覺岸的釋氏稽古略，於天台智者大師條下，有「後世宗之曰天台教」之言。又所舉天台

九祖龍樹、慧文、慧思、智顗、灌頂、智威、慧威、元朗、湛然下，亦有「舉者宗之，謂之四教法性觀行宗天台教」之記以標別天台教。其標別慈恩教，則列敍無着、世親、戒賢、玄奘、慈恩五師。而附以記述道：「學者宗之，謂之三車法相顯理宗慈恩教。」標別南山教亦列敍優婆塞、曇柯羅、佛陀耶舍、法聰、道宣五師，謂之「行事防非止惡宗。」標別賢首宗舉杜順以下五祖，目爲「一念圓融具德宗賢首教。」又標別祕教舉金剛薩埵、龍猛、龍智、金剛智、不空、慧朗六師，而附記道：

「天寶五載，不空還至京師，以所得法授慧朗法師，由朗而下，南方厥嗣寢微。降及末代，特所謂瑜伽佛事者存焉。」

其下又引贊寧的系傳道：

「傳教祖輪者，東夏以金剛智爲始祖，不空金剛爲二祖，慧朗爲三祖。自後歧分流別，咸曰，傳瑜伽大教，多則多矣，而少驗者何。亦猶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凰，鳳凰已降生庶鳥矣。欲無變革，其可得乎。」

四教標別以後，又加天台，是爲五教。關於淨土，則標曰「廬山淨土念佛。」其下註曰：「起始此年（太元十五年。）詳見遠法師下。」而於廬山遠法師條下，又僅錄其傳記，淨土教或淨土教之宗派，無一言道及。反在言及禪宗的卷首，標出「釋迦文佛宋派祖師授受圖略。（本正宗記

記）「自迦葉以下至慧能，稱爲禪宗三十三祖，而於達磨則幾奉之與釋尊同一寶蓋。此外若馮仰宗、臨濟宗、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之五宗，則詳加敘述，此以禪宗爲本位的宗派觀也。

明初宋濂的釋氏護教編後記中，論敘佛教之宗派，亦極詳細。先敘述印度的毗尼、祕密章句、唯識宗旨、中觀論、華嚴法界觀五者，次言中國的教禪律三宗的大別。教中關於瑜伽宗則列大智、道忞、大慧、一行、不空於金剛智之下，而稱爲瑜伽微妙祕密之宗。慈恩宗則謹列玄奘、慈恩而稱爲三乘法相顯理之宗。天台宗列其九祖，稱爲四教法性觀行之宗。賢首宗列其五祖，稱爲一念圓融具德之宗，其下總結曰：

「瑜伽久亡，南山亦僅存，其盛行於今者，唯天台、慈恩、賢首而已。此則世之所謂教者也。」

於禪，則達磨以下的法系，敘述頗詳。更就臨濟、馮仰、雲門、法眼、曹洞五宗而言其特點，復下一結語曰：

「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句驪。仰山三傳至芭蕉徹。當石晉開運中遂亡弗繼。雲門、曹洞僅不絕如線。唯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蕩無際，若聖若凡，無不宗仰，此則世之所謂禪者也。」

律則初舉曇柯羅、曇無得、曇諦、道宣以明其起源，而稱爲行事防非止惡之宗。後又舉及曾

正、資持兩派。關於淨土亦未有一言道及，此儒家的宗派觀也。

因此明王禕所著的「青巖叢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百二十四卷子部雜家類存目之下謂爲：

「青巖錄一卷，明王禕撰。此書論緯書及釋道兩家源流，堪與醫書同異，凡五篇，已見禕本集。曹溶『學海類編』，摘出別行，併別立此名。」

書中言及佛教宗傳，殆全採用宋濂的說素。佛祖綱目的著者明朱時恩說明其理由道：

「忠文王禕，與文憲（宋濂）同里同門，故其學問之相合如此。」

明末，蕩益、智旭在閩藏知津中的雜藏內，廣收中國撰述之佛教書類，而分爲懺儀、淨土、台宗、禪宗、賢首、慈恩、密宗、律宗、纂集、傳記、護教、音義、目錄、序讚、詩歌十五科，則稱彼等目錄家亦不爲過。而於此亦可以見其宗派觀焉。

清守一在宗教律諸宗演派一書中，列述禪宗的臨濟、潯仰、洞山、雲門、法眼五家外，更及天皇以下之宗派，其所記如下：

「自六祖四傳至天皇悟，天皇五傳至聖壽淨嚴禪師。後人遂立爲聖壽宗，不列五家宗內。」教之中，惟列天台教觀、華嚴賢首教；律亦舉南山律派。末附列不知世數，未考何宗各家彙集，以附記無所屬之諸師。明末清初之諸師，附於臨濟下者爲慈山德清；附於天台者爲蕩益智旭

，指爲智者大師以下第二十八世；附於華嚴之下者爲雲棲株宏，指爲圭峯以下第二十二世。所舉宗派亦不及淨土。而將雲棲藕益隸屬於華嚴、天台，乃一極可注意之事。

清末王耕心的摩訶阿彌陀經衷論，將宗派分爲禪宗、淨宗、教宗、律宗、密宗。禪宗之內，分爲仰、臨濟、曹洞、雲門、法眼五派。淨宗則謂：「淨宗唯一，廬山是也。」教宗細別爲天台、賢首、慈恩三派。前二者稱爲性宗，慈恩稱爲相宗。律宗亦謂：「律宗惟一，南山是也。」密宗則謂：「雖無所不統而厥宗不顯。」著者屬於淨土教居士，其將淨土立一宗派，本不足怪。彭紹升所著居士傳中亦謂：

「龐居士之於宗，李長者之於教，劉遺民之於淨土，百世之師也。」

以淨土與禪教對立，足見淨土教屬於居士。總之，以上所舉佛祖統記以下五書之宗派觀，其間雖大體相似亦多少有出入。但認可淨土之存在的，不過纔及半數，乃一大可注意的地方。將宋以後之宗派，與前期的十三宗相比較，則除涅槃、地論、攝論三宗早已併合外，法相配當於慈恩，華嚴配當於賢首，瑜伽或密宗配當於眞言，南山配當於律，達磨配當於禪，其他若天台配當於台宗，淨土配當於淨宗，而他書所稱蓮宗、修西、念佛三者亦可配當於淨土。然則宋代以後，大乘中無三論，亦無小乘中的俱舍（毘曇）與成實。我人若以所依的經論分宗派，則當時僅有經宗，及經論中，醇乎論宗的三論、俱舍、成實三宗。宋代以後，完全絕跡，亦大可注意的事也。

三、宗派之特徵

A 前後佛教的相違

我人欲知趙宋以後佛教的特徵，必先知佛教史中，前後兩期的相違之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百四十五子部雜家類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之條下說：

「大旨以佛經故實，分類排纂，推明罪福之由，用生敬信之念。蓋佛法初興，惟明因果，暨達磨東邁，始啓禪宗。譬以六經之傳，則因果如漢儒之訓詁。雖專門授受株守師承，而名物典故，悉求依據，其學核實而難誣。禪宗如宋儒之義理，雖覃思冥會，妙悟多方，而擬議揣摩，可以臆測。其說憑虛而易騁，故心印之教既行。天下咸避難趨易，辯才無碍，語錄日增，而腹笥三藏之學，在釋家亦幾乎絕響矣。」

法苑珠林之內容，始則將佛教的故實分類編輯，次則以佛教與儒學相比，而以因果比於漢儒之訓詁。禪宗比於宋儒之義理，教門雖有墨守師承之嫌，而名物典故悉根據經典，其學核實難誣。禪宗誇飾沈思默想種種悟達的境界，排斥經典，乃陷於臆斷懸空之弊，然人情避難而就易，故禪宗盛行而教門殆絕其跡矣。此與我人將佛教史的時期區劃前期爲教門時代，後期爲宗門時代者

相同，惟以教宗的內容，一概謂爲因果二字。恐其所說：「推明罪福之由，用生敬信之念。」與韓愈概以「福田利益」象佛教者將無異。若以因果二字，僅係說明天堂地獄的苦樂昇沈而聳動人們的宗教心者，則未免於教宗尚有所不通。不過能將因果二字，轉用於教理行果的四法，教理智斷行位因果的八法，或菩薩的行位因果，則可謂得教宗的概略了。

以禪宗比宋學固不能有所異議，然我人只承認其類似，而不承認其一致。宋儒於靜定、於公案、於語錄、於尊重道統，皆與禪宗相似，故不能擺脫陽儒陰佛的非難。朱熹同時的葉適（水心）乃以經世之學標榜於時者。其序鮑野的宗記云：

「佛學入中國，其書俱在。學之者固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不用，卽己爲佛而已。學之者又疑其誕而未從也，獨可（慧可）璨（僧璨）數人大喜，決從之，故流行至今。嗚呼！佛之果非己乎？余不得而知也。己之果爲佛乎？予不得而知也。余所知者，中國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爲學，倒佛之言而自爲言，皆自以爲己卽佛，而甚者至以爲過於佛也。是中國人之罪，非佛之罪也。」（文獻通考二百二十七卷子部釋氏鮑野宗記）

葉適以前期佛教的教門爲佛學的正統，以當時盛行的禪宗爲非佛法，又以語錄爲非佛語，豈非咄咄怪事。然於此可知唐宋之際的一大變局。我的所以分中國佛教爲前後兩期者亦以此。次提要在五燈會元二十卷下云：

「蓋唐以前，各尊師說，儒與釋爭。宋以後機巧日增，儒自與儒爭，釋自與釋爭，人我分而勝負起，議論所以多也。」

然提要所說的釋與釋爭，僅詳記禪宗內五宗相互的諍競。宋濂的護教編後記則屢述佛教全體
的諍競之狀態而無餘蘊，因宋濂博通儒佛兩教，又曾三閱大藏，實爲朱明一代教學的基礎。其言
曰：

「嗚呼！教之與禪，本無二門，奈何後世各建門庭，互相矛盾，教則譏禪滯乎空寂，禪則譏
教泥乎名相。是果何爲者耶？此則教禪異塗，猶可說也。」

次又禪宗內之諍競云：

「自禪一宗言之，佛大勝多與達磨同學禪觀，達磨則遠契眞宗，勝多所見一差，遂分爲有相
、無相、定慧、戒行、無得、寂靜六門。非達磨闢之，安能至今廓如也。慧能與神秀同受法
於弘忍，能則爲頓宗，秀則別爲漸宗。荆、吳、秦、洛行其教，道一、神會又同出於能者也
。道一則密受心印，神會則復流於知解，一去弗返，而末流若大珠、明教、慈受輩，尙何以
議爲哉。」

次又敍教門內宗派相互的諍競道：

「自敍一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分五教，粗妙各見，漸圓互指，終
趙宋以後的佛教宗派